

說傳鈔古文字的「𠄎」字

——兼談甲骨文的「𠄎雲」*

古育安**

摘要

傳鈔古文字的「會」字有一異體作「𠄎」，亦用作偏旁，歷來關於此字形、義的說法很多，迄今無定論。近年學者透過出土古文字材料重新研究傳鈔古文字，獲得許多突破，而關於「𠄎」字，過去學者聯繫甲骨文、戰國文字及相關傳鈔古文字做了詳細的討論，近年李春桃先生重新檢討諸說並提出新說，使「𠄎」字的研究又有進展，然而很多問題仍未得到合理的解釋。本文擬全面梳理相關古文字材料及各家說法，希望能對此字的形、義提出進一步解釋。另外，本文認為此字或與甲骨文的「𠄎」字有關，故附帶討論甲骨文的「𠄎」字及「𠄎雲」一詞。

關鍵詞：會、葉、傳鈔古文字、甲骨文、考釋文字

*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：「2019年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」(2019年10月5日)，2020年1月19日完成修訂送審。拙稿得到會議主持人陳劍先生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指正，修正了不少錯誤，特此致謝，惟仍有未盡之處，概由本人負責。

**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傳鈔古文字中有一字作「𣎵」，為「會」之異體，常作偏旁。此字與一般的「會」字字形迥異，不少學者對「𣎵」何以為「會」提出解釋，然而傳鈔古文字為後人所輯，缺乏原文脈絡，僅能就字形討論，增添考釋的難度，因此相關問題至今無共識。本文嘗試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解釋，初步認為「𣎵」可能是「葉」，寫法源自甲骨文的「𣎵」，為「葉」字初文的異體。

二、學者對傳鈔古文字「𣎵」的討論

傳鈔古文字中的「𣎵」為「會」之異體，亦用作偏旁，相關字形如下：

表 1：傳鈔古文字中的「𣎵」及相關字形。¹

會			
1	𣎵 (《汗》 2.26) 𣎵 (《海》 4.19) 𣎵 (《四》 4.12 《汗》)		
2	𣎵 (《汗》 4.51 《尚》) 𣎵 (《四》 4.12 《尚》)	𣎵 (《海》 4.19)	𣎵 (《海》 4.19)
	𣎵 (《海》 4.19)		
3	𣎵 (《四》 4.12 《石》)	𣎵 (《四》 4.12 《石》)	𣎵 (《四》 4.12 《崔》)
漚			
1	𣎵 (《汗》 2.26 《尚》) 𣎵 (《四》 4.12 《尚》)		𣎵 (《海》 4.19)
2	𣎵 (《海》 4.19)		
3	𣎵 (《四》 4.12 籀)		
禱			
1	𣎵 (《汗》 1.3 《指》) 𣎵 (《海》 4.19)		
鄣			
1	𣎵 (《汗》 2.26) 𣎵 (《四》 4.12 《義》) 𣎵 (《海》 4.19)		
黠			
1	𣎵 (《汗》 4.56 《張》) 𣎵 (《四》 4.13 《張》) 𣎵 (《海》 4.19) 𣎵 (《海》 4.21)		

¹ 參徐在國編：《傳鈔古文字編》(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)。

繪		
1	𦉳 (《四》4.12《孫》) 𦉳 (《海》4.19)	𦉳 (《汗》5.71《孫》)
旌		
1	𦉳 (《海》4.19)	𦉳 (《汗》3.34《石》)
旃		
1	𦉳 (《四》4.12《石》) 𦉳 (《海》4.18)	
困		
1	𦉳 (《說》) 𦉳 (《汗》3.30《尚》) 𦉳 (《四》4.20《尚》) 𦉳 (《海》4.27)	
2	𦉳 (《海》4.27)	
3	𦉳 (《四》4.20 籀)	𦉳 (《四》4.20 籀)

「會」字形上承甲骨文 會、會、會等形，象器、蓋及所盛物之形，兩周金文、戰國秦漢文字構形相同，僅所盛物之形略有差別而已。²傳鈔古文字的「𦉳」與一般的「會」字形差異很大，其何以為「會」字異體不易理解，讓人懷疑「𦉳」與「會」原本可能是通假或義近之類的關係，收字時被理解為「會」的異體字。

清人鄭珍曾懷疑《汗簡》的「𦉳」字為郭忠恕所臆造，曰：

尋其迹，蓋本下澮字偏旁，而澮字偏旁實由所據《說文》其𦉳部
 𦉳下「古文以為魯衛之魯」必寫脫作「古文以為魯」，而魯又誤
 作會字，遂本其誤為澮之偏旁，部中澮字作𦉳，猶是𦉳字之形，
 郭氏又因之定作此體，從止從巾，益謬貽矣。或曰：本書考義雲
 之𦉳，孫強之繪，張揖之𦉳其會作𦉳皆然，必有所自，澮蓋效之。
 曰：此皆郭氏取其字用所定古文偏旁作之。³

《集韻》「會」字有異體作「𦉳」，⁴高明曾認為甲骨文的「𦉳」即《集韻》之「𦉳」，⁵何琳儀則將甲骨文的「𦉳」聯繫到《汗簡》的「𦉳（會）」，⁶黃錫

² 參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系譜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頁2359-2360。

³ 鄭珍：《汗簡箋正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1年），頁207-208。

⁴ 丁度：《集韻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卷7，頁32上。

⁵ 高明編：《古文字類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91。

⁶ 何琳儀：〈戰國文字及傳鈔古文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5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21；又見何琳儀：

全先生從高、何之說，將諸從「𠄎」字聯繫在一起，如《汗簡》黑部的「𠄎」，會部的「澮」、「郟」之偏旁，及部首「會」皆作「𠄎」，並認為鄭珍以為此字為郭氏所造及「魯」字訛變之說皆誤。⁷黃先生對此字的諸多異體也做了討論，如「𠄎」字，認為「𠄎乃𠄎形寫誤」，如「𠄎」字，指出「古寫本會多作𠄎或𠄎」，「𠄎𠄎當是𠄎形隸變時誤」。⁸關於此字寫本諸形的訛變關係，許學仁先生論之甚詳，可參。⁹

早期對此字有進一步研究的是李家浩先生。《汗簡》所收「旡」字作「𠄎」，李先生認為此字的偏旁「會」作「𠄎」，並據此形將古璽文字中的「𠄎」、信陽楚簡的「𠄎」及金文的「𠄎」釋為「會」、「澮」、「𠄎」，又將古璽文字中的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釋為「體」、「𠄎」、「多會（會多）」、「𠄎」，將一斜筆的「𠄎」也釋為「會」。¹⁰然而李先生不僅未提及傳鈔古文字作「𠄎」形之「會」字，亦未提及相關字形，如《集篆古文韻海》作「𠄎」之「旡」及《古文四聲韻》、《集篆古文韻海》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之「旡」。不知李先生是否懷疑「𠄎」為造臆之形。¹¹

接受李說者如張富海先生認為「𠄎」及《說文》「困」之古文「𠄎」都是「𠄎」形之變，¹²趙立偉先生也接受李先生對「𠄎」字的考釋，不過從黃說認為《汗簡》「𠄎」字所從之「𠄎」為「𠄎」形失寫，又從高、何之說將「𠄎」字追溯到甲骨文的「𠄎」，說法有些矛盾。¹³

也有學者不同意李先生之說，如鄭剛先生認為戰國文字中作為偏旁的「𠄎」從矛從木，為「柔」字，並非《漢簡》中作「𠄎」的「會」字，而「𠄎」

《戰國文字通論（增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80。

⁷ 相關說法參黃錫全：《汗簡注釋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70、221。

⁸ 黃錫全：《汗簡注釋》，頁252、334。

⁹ 許學仁：《〈古文四聲韻〉古文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34-135。

¹⁰ 李家浩：〈信陽楚簡「澮」字及從「𠄎」之字〉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：李家浩卷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94-196。

¹¹ 劉洪濤曾提到李先生認為《集篆古文韻海》中「有根據隸書臆造古文的情況，其所收錄之形很可能就是根據《玉篇》和《集韻》臆造的，並不是真正的先秦古文」。參劉洪濤：〈釋勸——兼談「虛」字的不同來源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89本第2分（2018年6月），頁253。

¹² 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107。

¹³ 趙立偉：《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20。矛盾之處在於若認為「𠄎」右旁「𠄎」為「𠄎」形失寫，對字形的理解便與李先生主張「𠄎」右旁為「𠄎」不同，同時也沒有解釋李先生所舉「𠄎」及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等偏旁是否都是「𠄎」形失寫。

字應理解為從「𣎵」從「𣎵」。¹⁴白於藍先生也不同意李先生的說法，理由有二：其一為古文字中標準的「會」字寫法與《說文》小篆接近，不同於李文所舉字形，其二為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之「會」字基本相同作「𣎵」，而《古文四聲韻》、《正訂六書通》中有「旃」字作「𣎵」，¹⁵《六書通摭遺》的「旃」字亦作此形，二者應為通假關係，則李文所據「𣎵」應為「𣎵」之譌。至於「𣎵」字，白先生認為「可上溯至甲骨文的『𣎵』」，其與《說文》『困』古文『𣎵』實為一字，並即《說文》『朮』，而古璽文字中的「𣎵」、「𣎵」等形應即「采（穗）」字。¹⁵王丹先生同意白先生以為「𣎵」、「𣎵」一字，不過他認為「繪」字有「𣎵」、「𣎵」二形，偏旁所從「會」字以從「𣎵」者為正體，從「𣎵」者為訛體。¹⁶

近年李春桃先生對此有較全面的研究，對舊說不合理處一一反駁。如鄭珍所謂「𣎵」為「𣎵」（魯）之訛形說，認為兩者形體不合，不可信；對《汗簡》的「旃」字右邊從木之「𣎵」形，認為傳鈔古文字中的「會」與從「會」字偏旁皆作「𣎵」形，從「木」應為訛變，也因此認為李先生將「𣎵」聯繫到「𣎵」不可信。又認為傳鈔古文字中「旃」字或作「𣎵」、「𣎵」之形，「旃」為「旃」之誤。也指出「𣎵」字，裘錫圭先生考證為「置」字是比較合理的說法，與作「𣎵」的「會」字無關；而對「𣎵」字即《說文》古文之「𣎵」字之說，以為「𣎵」字正體不從木，故非「困」字。¹⁷我們基本同意李春桃先生對舊說的反駁。近年學者根據新材料進一步探討李家浩先生所舉「𣎵」、「𣎵」之形義，以為此字從「木」或從「矛」，與傳鈔古文字中的「𣎵（會）」無關，可參。¹⁸

¹⁴ 鄭剛：〈戰國文字中的同源詞與同源字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 20 期（1995 年 12 月），頁 198、203-204。

¹⁵ 白於藍：〈釋「𣎵」——兼談「秀」、「采」一字分化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1 輯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348-349。

¹⁶ 王丹：《〈汗簡〉、〈古文四聲韻〉新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45。

¹⁷ 參李春桃：《傳鈔古文綜合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2 年），頁 228-230；李春桃：《〈汗簡〉、〈古文四聲韻〉所收古文誤置現象校勘（選錄）》，參見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449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《簡帛網》），發表日期：2011 年 4 月 13 日。

¹⁸ 學者對李先生所舉從「𣎵」、「𣎵」之相關字形做了重探，或釋此偏旁為「木」（黃傑、付強、薛培武、蔣玉斌），或釋為「穎」（張崇禮），或釋為「柔」（沈之傑），或釋為「矛」（徐在國）。沈文提到陳漢平較早將「𣎵」之偏旁釋為「柔」，何琳儀則將李文提到古璽文字的偏旁都釋為「柔」，徐文指出安大簡《詩·柏舟》「鬢彼兩髦」之「髦」作「𣎵」，右旁與「𣎵」、「𣎵」相近，「髦」又作「鬢」，可省作「鬢」、「鬢」，則此偏旁應即「矛」。參徐在國：〈試說古文字中的「矛」及從「矛」的一些字〉，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 17 輯

至於「會」何以作此形，李春桃先生提出了兩種可能：其一為「旃」字之訛變，如《曾侯乙》37「旃」字作「𠄎」，從「市」，「𠄎」字從「巾」可能是「市」之替換或形近訛體，二字古文形近且都是月部字；其二為「旃」字訛變，如中山王器與《侯馬盟書》有「𠄎」、「𠄎」字，吳振武先生以為「𠄎」為形沙之象形初文，「旃」字即「綏（綏）」之本字，則「巾」旁可能是「𠄎」訛變而來，會與綏讀音亦近。¹⁹

劉洪濤先生的說法也值得注意，〈容成氏〉簡 25 有「𠄎」字，孫飛燕先生曾認為此形與〈容成氏〉簡 42 的「𠄎」偏旁相同，而將此字釋為「滌」，²⁰後來放棄這個說法，認為：

該字與《汗簡》引《尚書》「澮」字字形略同，劉洪濤認為，「會」為見母月部字，「桀」為羣母月部字，《汗簡》借「滌」為「澮」。其說可信，因此〈容成氏〉該字當隸定為「滌」，讀為「澮」。²¹

傳鈔古文字的「𠄎」字僅存字形，無法得知此字於原載體上的寫法，也沒有原文脈絡可參，只能從字形推測。本文認為孫、劉二位先生的說法值得參考，而孫先生將「滌」讀為「葉」，並指出「葉」有「積」、「聚」之義的說法仍有啟發性，「𠄎」也可能為「葉」，以下我們就「𠄎」為「葉」的可能性作一討論。

三、試說「𠄎」為「葉」的可能性及其與「會」的關係

一般認為戰國文字中「葉」與「桀」字形有訛混現象，馮勝君先生曾整理戰國文字中從「葉」與從「桀」字，二字皆分為三類。「葉」字三類主要字形如：（一）《新蔡》簡甲三 233 的「𠄎」，（二）〈曹沫之陳〉簡 65 的「𠄎」、〈容成氏〉簡 42 的「𠄎」，（三）為從「止」之形，如〈窮達以時〉簡 1-2「有其人，亡

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 年）。徐文對相關說法已有介紹，此不一一注出，惟未提到沈之傑先生〈古璽考釋二則〉中的說法，此文發表於華東師範大學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編：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 19 輯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4 年）。

¹⁹ 李春桃：《傳鈔古文綜合研究》，頁 230-232、619-620；又見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 年），頁 219-220。

²⁰ 孫飛燕：〈也談〈容成氏〉「滌」字〉，參見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826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《簡帛網》），發表日期：2008 年 5 月 10 日。

²¹ 孫飛燕：《上博簡〈容成氏〉文本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4 年），頁 65。

其世」、「苟有其世」的「世」作𠄎、𠄎，〈語叢四〉簡3「終世」、「三世」的「世」作𠄎、𠄎。²²金文「世」字亦有寫作「止」形者，²³「葉」字從「止」應不難理解。而「桀」字異體較多，代表字形如：（一）〈容成氏〉簡35的𠄎，（二）〈曹沫之陳〉簡65的𠄎，（三）〈鬼神之神〉簡2正的𠄎，²⁴李守奎先生也將「桀」字分為三類，未列馮二類字形，多加了〈容成氏〉簡40的𠄎，又在馮一類字形補上〈君人者何必安哉〉乙簡8的𠄎。²⁵其中「桀」有從「𠄎」、「𠄎」者或易與「葉」字第二類上部混淆，而從「止」之「葉」與「桀」字各體區分明確，未見從「止」形之「桀」，「𠄎」形從「止」，應該不是「桀」，比較可能是「葉」。

若傳鈔古文字的「𠄎」是「葉」，字形上與「會」無關，其歸於「會」字是否可能是在音義關係上有所聯繫，即前人誤將「會」之通假字或義近字「葉」理解為異體字。「葉」是「葉」的初文，為餘母葉部，「會」為匣母月部，²⁶聲韻皆有距離，不過從用例來看，葉部與月部關係密切，除了出土與傳世文獻中常見以「葉」為「世」的例子之外，從「葉」聲字與從「世」、從「曷」聲字通假之例多見。²⁷裘錫圭先生曾舉馬王堆〈戰國縱橫家書〉之「出兵以割革趙、魏」，於《史記·趙世家》作「出兵以劫魏、趙」，指出「割」（見母月部）與「劫」（見母葉部）為二部古音相近之例。²⁸文獻中「祭公」（精母月部）作「葉公」（餘母葉部）也是較常被提及的例子，李學勤先生曾有說明，陳劍先生進一步聯繫出土文獻中其他從「𠄎」、「𠄎」字讀為「祭公」之「祭」者，對葉部與月部的關係有進一步討論，²⁹劉洪濤先生提到「截」（月部）、「捷」（葉部）相通之例，亦可參。³⁰另外，傳鈔古文字有「媿」字作「𠄎」（《汗

²² 馮勝君：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93。

²³ 參容庚編：《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137。

²⁴ 馮勝君：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，頁93-94。

²⁵ 李守奎、張峰：《說楚文字中的「桀」與「傑」》，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7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80。

²⁶ 本文所引古音參郭錫良編：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）。

²⁷ 參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），頁635-637、616-617；白於藍編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511-512。

²⁸ 裘錫圭：《讀〈戰國縱橫家書釋文〉札記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第2卷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204。

²⁹ 陳劍：《釋「𠄎」及相關諸字》，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275-278。

³⁰ 劉洪濤：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），頁184-186。

3.34 〈碧〉），李春桃先生指出應從月部「𦉳」聲，³¹可從。聲母方面，李家浩先生曾談到匣母與餘母的關係，指出在形聲字中匣母與喻四有互諧之例，如「穴」與「鴿」，「𦉳」與「号」，「𦉳」與「覈」，「𦉳」與「勻」。³²則「𦉳」、「會」二字聲韻皆有一定程度的關係，應有通假條件。

再從「𦉳」、「翕」、「合」、「會」等字的音義關係來看。「翕」、「合」上古音為緝部，從「翕」或從「合」聲字與葉部字相通的例子不少，³³此舉一例，如《老子》第42章「聖人在天下，歛歛為天下渾其心」的「歛」字，帛書甲本作「𦉳」，乙本作「𦉳」，嚴本作「僕」，北大本作「𦉳」，³⁴前三字為緝部，後二字為葉部。傳鈔古文字有「𦉳」字作「𦉳」(《海》5.38)也是一例。³⁵「翕」、「合」與「會」聲音關係也很密切，古代緝部與月部聲音有關，先秦「合」與「會」通用的狀況普遍，張博先生指出「歷史上某一時期或某一區域，在聲母為喉牙音的特定條件下，『月』、『緝』兩部曾發生過通轉」，並舉了「會」、「合」、「活」、「滄」，「𦉳」、「𦉳」，「𦉳」、「𦉳」，「𦉳」、「𦉳」7組語音相通之例。³⁶

而「𦉳」與「翕」、「合」、「會」不僅在聲音上有所聯繫，「𦉳」亦有與此三字相近的引申義。「𦉳」字本義為「樹葉」，段玉裁曾指出從「𦉳」字多有「薄」義，³⁷事實上「樹葉」之本義也引申出「積聚」、「重疊」之義，不少從「𦉳」字有此義涵。《方言》：

³¹ 李春桃：《傳鈔古文綜合研究》，頁617；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，頁217。

³² 李家浩：〈讀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瑣議〉，收於《中國哲學》編輯部、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哲學·郭店楚簡研究》第20輯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51。

³³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頁693-695。

³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(貳)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28。

³⁵ 徐在國編：《傳鈔古文字編》，頁1287。

³⁶ 張博：《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329-331。

³⁷ 《說文·木部》：「𦉳，楸也。𦉳，薄也。从木，卅聲。」段注曰：「凡木片之薄者謂之𦉳，故葉、牒、𦉳、𦉳、僕等字皆用以會意。」《說文·艸部》：「葉，艸木之葉也。从艸，葉聲。」段注曰：「凡物之薄者，皆得以葉名。」《說文·土部》：「𦉳，城上女垣也。从土，葉聲。」段注曰：「按葉者，如葉之薄於城也。亦有會意焉。今字作𦉳。」參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業文化，1999年），頁272、38、695。段玉裁據《說文》分「𦉳」、「葉」為二字，「𦉳」義為「薄」，並歸納出諸字有「薄」之義源自所從之「𦉳」。不過白玉崢曾據甲文「𦉳」指出許慎釋葉為楸、有薄義並非字之初義，以為葉「字蓋象枝葉繁茂，層疊舒發之狀」，參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1397。前文提到裘先生也指出「𦉳」就是「葉」的初文，《說文》分「𦉳」、「葉」為二字有誤，因此段注對從「𦉳」字的說法存在問題（詳下文關於「𦉳」字的討論及註43）。

撲、翕、葉，聚也。楚謂之撲，或謂之翕。葉，楚通語也。³⁸

《廣雅·釋詁》卷3下曰：

蓐、榮、蓐、萃、攢、叟、窩、濛、叢、蓄、都、薄、蘊、崇、
灌、雜、茨、贅、榛、林、屯、集、宗、族、滂、總、翕、葉、
輸、會、積，聚也。

《疏證》曰：

翕、葉者，《方言》「撲、翕、葉，聚也。楚謂之撲，或謂之翕。葉，楚通語也」。《爾雅》「翕，合也」，合亦聚也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云「大渾而為一，葉累而無根」，是葉為聚也。《說文》「葉，草木之葉也」，亦叢聚之義也。又《說文》「鏐，鏐也」，徐鍇傳云「今言鐵葉是也」，案今人猶謂鐵片為鐵葉，亦取叢集之義。鏐與葉同音，鏐與集同音，集、葉皆聚也，故鏐又謂之鏐矣。卷一云「撲，積也」，撲與葉亦聲近義同。³⁹

《廣雅·釋詁》卷1上曰：

蒞、崇、委、冢、壘、茨、壘、積、寢、殖、揲、種、補、種、
貯，積也。

《疏證》曰：

揲者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云「橫廓六合，揲貫萬物」，王逸注〈離騷〉云「貫，累也」，揲貫猶言積累。〈原道訓〉云「大渾而為一，葉累而無根」，〈主術訓〉云「葉貫萬世而不壅」，葉與揲通。〈本經訓〉「積牒璇石，以純脩碣」，高誘注云「牒，累也」，揲與牒聲亦相近。⁴⁰

王念孫指出「葉」有積聚之義，從「葉」之「鏐」、「揲」、「牒」皆有積聚之義。

³⁸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等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259。

³⁹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，頁95。

⁴⁰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18。

另外，《呂氏春秋·恃君覽·觀表》有「今侯濞過而弗辭」，高注曰「重過為濞過」，「濞」字訓為「重」，王利器進一步申論，除了根據上引《廣雅疏證》提到《淮南子》的〈原道訓〉、〈主術訓〉、〈本經訓〉及《方言》之例，又補充了《說文》：「誑，言多也。」《史記·張釋之傳》「諛諛利口」，《索隱》：「《漢書》作『喋喋』，多言也。」《後漢書·王符傳》注：「牒，即今疊布也。」還提到謝朓〈敬亭山詩〉「濞雲已漫漫，多雨亦淒淒」之「濞」與「多」對文等例子，指出「凡從葉得聲之字，都有重疊、積累之義」。⁴¹

從「葉」之字有重疊、積累之義還可補「堞」字一例。《左傳·襄公六年》「堙之環城，傅於堞」及〈襄公二十六年〉「崔氏堞其宮而守之」之「堞」。《釋名》：「城上垣曰睥睨……亦曰女牆，言其卑小，比之於城，若女子之於丈夫也。」學者據《一切經音義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所載相關內容於其後補「或言（名）堞，取其重疊之義也」，⁴²「堞」字的「重疊」之義即源自於「葉」。⁴³

綜上所述，本文認為「葉」、「會」二字除了聲音相近之外，詞義亦有相通之處，二字或曾有通假關係，也可能在詞義上有音義相近的關係，因此先秦可能有用「葉」為「會」的例子，其後留存於傳鈔古文字中。至於字形方面，若傳鈔古文字的「𣎵」為「葉」字，何以下部的「𣎵」與金文、戰國文字從「木」不同，本文認為此種寫法可能源自商代甲骨文的「𣎵」字，⁴⁴而甲骨文的「𣎵」也可能是「葉」字異體。

四、甲骨文的「𣎵」及「𣎵雲」再思考

甲骨文有一字作「𣎵」、「𣎵」、「𣎵」等形，如：𣎵（《合》6934）、𣎵、（《合》6593）、𣎵（《合》13390）、𣎵（《屯南》2295）𣎵（《屯南》2848），從「止」從「木」省。沈建華先生指出有點之「止」甲骨文中常見，如「𣎵」，下部為「木」之簡化，如「𣎵」省作「𣎵」，「𣎵」省作「𣎵」。⁴⁵從有點之「止」

⁴¹ 王利器：《呂氏春秋注疏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年），頁2591-2592。

⁴² 參任繼昉：《釋名匯校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年），頁287-288。或補「所謂堞，亦女牆也」。

⁴³ 前文註37引段注以為「堞」字從「葉」亦有「薄」義，其實「葉」有「積」義，「堞」從「葉」理解為「牆上疊加之小牆」，應該比段注「如葉之薄於城也」合理。

⁴⁴ 學者指出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中，有些字形保留了商代文字的寫法，參蘇建洲：〈《語叢二》、《保訓》、《凡物流行》考釋四篇〉，《楚文字論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2011年）。

⁴⁵ 沈建華：〈甲骨文釋文二則〉，《初學集——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

者還可補充幾字，如：（《合》6567）、（《合》20070）、（《合》27641），這些字都有從「止」之異體。下部的「𣎵」為「木」之省，裘錫圭先生曾指出甲骨文之「𣎵」可以寫作「𣎵」，如從「𣎵」之「𣎵」、「𣎵」、「𣎵」都有從「𣎵」之異體，王子揚先生補充了「𣎵」、「𣎵」、「𣎵」、「𣎵」等字。⁴⁶

卜辭中此字多為人、地名，很難從中探索詞義，另有接「雲」的用法，如：

貞：茲雲其雨。

貞：茲雲不其雨。

《合》13390 正（《乙》6723）

過去學者多據《說文》「困」之古文「𣎵」，將此字釋為「困」。⁴⁷其中沈建華先生認為「困雲」的「困」指雲色，「似借為混」，⁴⁸溫少峰、袁庭棟二位先生將「困雲」解釋「停滯不動的雲」。⁴⁹黃錫全先生將此字聯繫到《汗簡》的「𣎵（困）」字，⁵⁰白於藍先生則將此字聯繫到傳鈔古文字的「𣎵（會）」字，不過他認為這個字與《說文》「困」字古文實為一字，即《說文》的「𣎵（宋）」。⁵¹《古文字系譜疏證》則以此字為「根」之初文，從木之下、從止，會樹根之意，《古文四聲韻》引古《老子》根字作「𣎵」可證，《說文》以此字為「困」之古文，乃借「根」為「困」，而甲骨文之「根雲」讀為「昏雲」，即「暗雲」。⁵²另外，日本學者赤塚忠雖然沒有說明「𣎵」為何字，但認為此字可能有「停止」或「群聚」之義。⁵³近年蔡哲茂先生據顏世鉉先生之說，將此字聯繫到郭店簡《緇衣》簡6的「淶（洙）」字，讀為「遏」，「遏雲」即「停止的雲」。⁵⁴則「𣎵」即「葉」字。

2008年），頁209。

⁴⁶ 王子揚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245-246。

⁴⁷ 如葉玉森、于省吾、金祥恆、李孝定、沈建華、溫少峰、袁庭棟、徐中舒，《屯南》釋文則懷疑「此字下部不從木，故是否為困，難以肯定」。參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838-840；松久道雄、高嶋謙一編：《甲骨文字字釋綜覽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4年），頁43。

⁴⁸ 沈建華：《甲骨文釋文二則》，頁209。

⁴⁹ 溫少峰、袁庭棟：《殷墟卜辭研究——科學技術篇》（成都：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136。

⁵⁰ 黃錫全：《汗簡注釋》，頁222。

⁵¹ 白於藍：《釋裘——兼談秀、采一字分化》，頁349。

⁵²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系譜疏證》，頁3667-3668。

⁵³ 赤塚忠：《甲骨文に於ける神々》，《中國古代の宗教と文化——殷王朝の祭祀》（東京：研文社，1990年），頁468。

⁵⁴ 蔡哲茂：《漢字別義偏旁的形成——以甲骨文從「雨」字偏旁為例》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、

過去的研究多將《說文》「困」、「桀」聯繫到「梱」字，「梱」為「門限」之義，則字或從「口」或「止」，從「木」會意，⁵⁵「桀」為合體字，故趙平安先生指出甲骨文已有「困」字作「」，而「」上下渾然一體，可能是獨體象形字，與上下兩部分構成的「」不同，又「」不從「木」且異體有小點，因此「」、「」絕非一字。⁵⁶近年關於「困」之本形、本義有新的說法，劉洪濤先生據裘錫圭先生對「」、「」的考釋，進一步指出此字應釋為「困」，本義即「梱束」，⁵⁷如此則「木」外之「口」源自包束性筆畫，而非「止」義，則「桀」形是否為「困」之古文便成問題，因此也可能「」本非「困」之古文，為許慎誤收，而「」為因許慎之誤衍生之字。⁵⁸白先生釋「」為「朙」之說未見進一步討論，蘇建洲先生認為「朙」字可能源自甲骨文的「未」字（作），⁵⁹其說可參，則《說文》之「朙」亦未必源自「」。另外，連劭名先生另闢蹊徑，認為此字與商代青銅器「亞醜」器群中的「者」字（如）上半部相同，以為此字即「者」，不過未提到「雲」的辭例。⁶⁰商代金文中此類「者」字字形如下：

國家文化總會主辦：『甲骨文與文化記憶』世界論壇」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0年8月28、29日）。

⁵⁵ 如《說文》徐灝注、俞樾、孫詒讓有關於「困」、「梱」關係之說，趙平安先生曾有引述，可參趙平安：〈《說文》古文考辨（五篇）〉，《河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8年第1期，頁19；又可參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系譜疏證》，頁3666。《廣雅·釋宮》：「桀、機、闌，桀也。」《疏證》曰：「桀，或作梱，又作闌。《說文》：『梱，門檻也。』〈曲禮〉：『外言不入於梱，內言不出於梱。』鄭注云：『梱，門限也。』《釋文》：『梱，本又作闌。』」（見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212。）《說文》段注曰：「稚讓用桀為梱字。」（見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281。）胡吉宣認為「口」、「止」均有「限止」之意，參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244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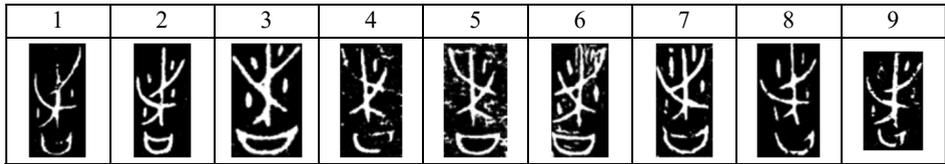
⁵⁶ 趙平安：〈《說文》古文考辨（五篇）〉，頁19。

⁵⁷ 劉洪濤：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》，頁195-203。

⁵⁸ 筆者懷疑《說文》「困」之古文「桀」，也可能本為「桀」字從止之異體，在原来的文本脈絡中借「桀」為「曷」，從「曷」聲字多有「止」、「盡」之義，與「困」類似，許慎因不知「桀」形源流，而將「桀」當作「困」之古文。如此則「」本非「困」之古文，「」與「困」無關。李春桃先生曾指出《古文四聲韻》引之「（根）」字出現不如「（困）」早，可能是借「困」為「根」（參李春桃：《傳鈔古文綜合研究》，頁733；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，頁371），則「」為因許慎之誤衍生之字。此說有待進一步討論，附於此備考。

⁵⁹ 蘇建洲：〈楚系文字「崇」字構形補說兼論相關問題〉，《中正漢學研究》第19期（2012年6月），頁29-32。

⁶⁰ 連劭名：〈甲骨文字考釋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88年第4期。

表 2：商代金文「者」字相關字形。⁶¹

上部以中間豎畫為基準，自上而下先一左撇穿過豎畫，再一右撇穿過豎畫，二撇不相連，最後一小左撇，上表 1、2、8、9 為代表字體。3、6、7 筆畫相連，形成類似從「𣎵（止）」從「𣎵（木之下部）」之形，其實「𣎵」之「𣎵」是第二撇的延伸，其中 6 之第一撇穿過第二撇，也說明上部非「止」，另外 4、5 與 6、7 左右對稱；而甲骨文「𣎵」字從「止」從「木」省（詳前文），應非此「者」字上部。綜上所述，本文認為「𣎵」比較可能是「葉」字初文「𣎵」的異體，蔡、顏二位先生以「𣎵」為「葉」的說法還可以進一步討論。

關於甲骨文的「葉」字的形、義淵源，裘錫圭先生在《文字學概要》中有精要的解說：

𣎵（甲）𣎵（金）𣎵（篆）葉《說文》分「葉」、「葉」（叶）為二字，其實「葉」就是「葉」的初文。樹葉很難單獨表示，所以「葉」字跟「果」字一樣，也把樹木一起表示出來。由於樹葉一年一生，「葉」引申而有世代的意思（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「昔在中葉」，《毛傳》：「葉，世也。」）。「世」、「葉」古音相近，{世}應該是從{葉}分化出來的一個詞。從字形上看，「世」也應該是由「葉」分化出來的。周代金文中時代較早的「世」字寫作，顯然就是「葉」字的上半部，「世」字通行後，「葉」字反而被看作從「木」、「世」聲的形聲字。《說文》附會三十年為一世的說法，把「世」的字形解釋為「從卅而曳長之」，不可信。⁶²

裘先生又指出：

前面講複雜象物字「葉」時提到過「世」字，就其產生途徑來說，

⁶¹ 嚴志斌編：《商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16。

⁶²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），頁121。「𣎵」字羅振玉釋為「果」，郭沫若改釋為「葉」，二說都有學者支持，參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1396-1398。金文有「𣎵」，一般認為即「果」字，裘先生也以此字為「果」（參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，頁121）。

可以看作減少「葉」字筆畫的變體字。⁶³

裘先生的說法為我們建立了關於「葉」字的基礎認識。

就字形而言，西周金文「世」字除了「𣎵」（〈寧簋蓋〉）上承甲文「葉」字上部，其他多作「止」形，分為三類，如：𣎵（〈恒簋蓋〉）𣎵（〈師農鼎〉）𣎵（〈伯作蔡姬尊〉），也有從「木」者如𣎵（〈獻簋〉），從「竹」者如𣎵（〈祖日庚簋〉），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中出現從第一類「止」形的「葉」字，如：𣎵（〈鞬鐘〉）、𣎵（〈徐王子旃鐘〉）、𣎵（〈屬羌鐘〉）。⁶⁴而甲骨文中除了「葉」的本字「𣎵」之外，還有地名「𣎵」字（《合》585 正），字形上半作「𣎵」，可能是「𣎵」的異體，另外還有「𣎵」字（《合》6046），辭殘，于省吾認為與〈祖日庚簋〉「用筮高孝」的「筮」字𣎵相同而釋為「筮」，⁶⁵字從「止」形加圓點，則甲骨文中很可能已有作「𣎵」形之「葉」。因此本文認為「𣎵」字有可能是「𣎵」的異體，原為獨體字，上部變為「止」形後，可理解為從「止」從「木」省，則「𣎵雲」即「葉雲」。

至於「葉雲」是什麼形態的雲，或可從「葉」的詞義進行解釋。前文提到「葉」字有「積聚」、「重疊」之義，由「樹葉」之本義引申而來，則「葉雲」可能指「積聚之雲」，上引《合》13390 正的卜辭應該就是問「有積聚之雲是否會下雨」。

甲骨卜辭中經常看到與雲是否致雨的卜問，黃天樹先生曾有討論，⁶⁶茲略舉幾例如下：

貞：茲雲雨。 《合》5600（《北圖》5033、《文摺》555）

庚寅貞：茲雲其雨。 《合》13386（《續存上》107）

貞：茲雲其雨。 《合》13387（《六中》31、《南大》5865）

癸卯□，古貞：茲雲其雨。 《合補》3992 正
〔《合》13646 正（《乙》4626）+《合》13649（《乙》4600）〕

⁶³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，頁 138。

⁶⁴ 參容庚編：《金文編》，頁 137、400。

⁶⁵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），頁 461。

⁶⁶ 參黃天樹：〈殷墟甲骨文驗辭中的氣象紀錄〉，收於陳昭容主編：《古文字與古代》第 1 輯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7 年），頁 50-52。

癸亥卜，貞：旬。一月。昃雨自東。九日辛未大采各雲自北，雷，
延大風自西刺雲，澆雨，母（晦），𩇛日☐。 《彙編》776

〔《合》21021 部分（《乙》12+303+487）+《合》21316（《乙》
397）+《合》21321（《乙》428）+《合》21016（《乙》163）〕⁶⁷

☐雲其雨，不雨。

各雲不其雨。允不，啟。 《合》21022（《乙》38+108）

辛丑卜，即貞：茲雲惠雨。十月。

《合》24872（《續存上》1474、《歷拓》5943）

先秦兩漢文獻中也常見雲、雨並提的內容，而形容雨雲的詞彙多帶有「盛多」、「濃厚」、「積聚」之義，如：

有滄萋萋，興雲祁祁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（《詩經·小雅·大田》）

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。（《易·小畜》，又見〈小過〉）

雲平而雨不甚，無委雲，雨則遽已。（《管子·侈靡》）

雲積為雨，雨流為水。（《白虎通德論·順鼓》）

「祁祁」有盛多之義，⁶⁸「密」為濃厚之義，「積」為積聚之義。「委雲」之「委」，黎翔鳳釋為「委隨」，⁶⁹郭沫若以為「『委雲』猶言『垂天之雲』。稠雲萃積，雨乃驟至，如稠雲散則雨速止」。⁷⁰「委」有「委積」之義，上引《廣雅·釋詁》卷1上「委，積也」，王念孫曰：「委亦蘊也，語之轉耳，《大戴禮·四代》篇云『委利生孽』。」⁷¹清代學者則引《左傳·昭公十年》「蘊利生孽」及《晏子春秋》「怨利生孽」（「怨」通「苑」）釋「委利生孽」，「委」、

⁶⁷ 蔡哲茂主編：《甲骨綴合彙編》（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1年），頁629。

⁶⁸ 馬瑞辰指出《毛詩》作「興雨」，《韓詩》作「興雲」，據〈韓奕〉「祁祁如雲」，應以《韓詩》「興雲祁祁」為是，〈采芣〉「被之祁祁」謂首飾之盛，〈大田〉、〈韓奕〉之「祁祁」皆為「雲盛貌」。參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725-726。

⁶⁹ 黎翔鳳：《管子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643。

⁷⁰ 郭沫若：《管子集校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270。

⁷¹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18。

「蘊」、「苑」皆「積」義。⁷²《管子·侈靡》「委雲」即「積聚之雲」，與甲骨文的「葉雲」意思相同。

五、結語

本文主要討論傳鈔古文字中的「𦵏」字的形義問題，當代學者曾將此字聯繫到甲骨文的「𦵏」、「𦵏」，或《說文》「困」字的古文「𦵏」，《說文》的「𦵏（𦵏）」字，及古文字中的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等，各家說法有很大的歧異，基本上此字與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、「𦵏」無關。李春桃先生指出「𦵏」為「旆」，「𦵏」、「𦵏」為「旆」，是「綏（綏）」的本字，以為「𦵏」有可能是其中一字，可備一說。劉洪濤、孫飛燕先生將「𦵏」聯繫到「𦵏」有啟發性，可進一步討論。戰國文字中有從「止」形之「葉」，金文「世」字已有作「止」形者，因此本文認為「𦵏」可能是「葉」，而「𦵏」字形上與「會」無關，其於傳鈔古文字歸於「會」字可能是在音義關係上有所聯繫，「葉」為餘母葉部，「會」為匣母月部，從相關通假用例來看，二字聲韻有一定程度的關係，又從「葉」、「翕」、「合」、「會」等字及以這些字為偏旁的字來看，不僅聲音相近，且皆有「聚」義，則先秦可能有用「葉」為「會」的例子，其後留存於傳鈔古文字中。進一步看，此字寫法可能源自甲骨文的「𦵏」，下部為「木」之省，「𦵏」或為「葉」字初文之異體，卜辭有「𦵏雲」一詞，可釋為「葉雲」，文獻中「葉」有「積聚」之義，則「葉雲」指「積聚之雲」，與《管子·侈靡》之「委雲」意思相同。

徵引文獻

古籍與古籍校注

丁度：《集韻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
方向東：《大戴禮記匯校集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
⁷² 方向東：《大戴禮記匯校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950。「委積」義的「委」其本字還可上溯至甲骨文的「𦵏」、「𦵏」，參施謝捷編：《吳越文字彙編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581；裘錫圭：〈釋「𦵏」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第1卷，頁554-555。施先生以為甲骨文該字是委曲、委積之委的本字，裘先生以為只是委積之委的本字。

- 王利器：《呂氏春秋注疏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年。
-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。
- 任繼昉：《釋名匯校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年。
-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，1999年。
- 胡吉宣：《玉篇校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- 郭沫若：《管子集校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等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黃錫全：《汗簡注釋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鄭珍：《汗簡箋正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1年。
- 黎翔鳳：《管子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
出土文獻與參考書

- 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。
-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（貳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白於藍編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編：《甲骨文字字釋綜覽》，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4年。
- 施謝捷：《吳越文字彙編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容庚編：《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。
- 徐在國編：《傳鈔古文字編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。
-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- 高明編：《古文字類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- 郭錫良編：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。
-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系譜疏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。
- 蔡哲茂主編：《甲骨綴合彙編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1年。
- 嚴志斌編：《商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6年。

專著

-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
- 王子揚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。
- 王丹：《〈汗簡〉、《古文四聲韻》新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。
- 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。
- 孫飛燕：《上博簡〈容成氏〉文本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張博：《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。
- 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。
- 許學仁：《〈古文四聲韻〉古文研究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馮勝君：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年。
- 溫少峰、袁庭棟：《殷墟卜辭研究——科學技術篇》，成都：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。
- 趙立偉：《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劉洪濤：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。

期刊與論文集論文

- 白於藍：〈釋褒——兼談秀、采一字分化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輯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何琳儀：〈戰國文字及傳鈔古文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5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。
- 李守奎、張峰：〈說楚文字中的「桀」與「傑」〉，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7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李家浩：〈讀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瑣議〉，收於《中國哲學》編輯部、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哲學·郭店楚簡研究》第20輯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：〈信陽楚簡「澮」字及從「𠂔」之字〉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：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沈之傑：〈古璽考釋二則〉，收於華東師範大學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編：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9輯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4年。

- 沈建華：〈甲骨文釋文二則〉，《初學集——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赤塚忠：〈甲骨文に見える神々〉，《中國古代の宗教と文化——殷王朝の祭祀》，東京：研文社，1990年。
- 徐在國：〈試說古文字中的「矛」及從「矛」的一些字〉，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17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連劭名：〈甲骨文字考釋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88年第4期。
- 陳劍：〈釋「𠄎」及相關諸字〉，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黃天樹：〈殷墟甲骨文驗辭中的氣象紀錄〉，收於陳昭容主編：《古文字與古代》第1輯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7年。
- 裘錫圭：〈釋「𠄎」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第1卷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：〈讀〈戰國縱橫家書釋文注釋〉札記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第2卷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趙平安：〈《說文》古文考辨（五篇）〉，《河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8年第1期。
- 劉洪濤：〈釋勸——兼談「虐」字的不同來源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89本第2分，2018年6月。
- 鄭剛：〈戰國文字中的同源詞與同源字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20期，1995年12月。
- 蘇建洲：〈《語叢二》、《保訓》、《凡物流行》考釋四篇〉，《楚文字論集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2011年。
- ：〈楚系文字「崇」字構形補說兼論相關問題〉，《中正漢學研究》第19期，2012年6月。

會議論文

- 蔡哲茂：〈漢字別義偏旁的形成——以甲骨文从「雨」字偏旁為例〉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、國家文化總會主辦：「『甲骨文與文化記憶』世界論壇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0年8月28、29日。

學位論文

- 李春桃：《傳鈔古文綜合研究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，

2012年。

其他

李春桃：〈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所收古文誤置現象校勘（選錄）〉，參見：
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449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
《簡帛網》），發表日期：2011年4月13日。

孫飛燕：〈也談〈容成氏〉「渫」字〉，參見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826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《簡帛網》），發表日期：2008年5月10日。